

12.16



細陽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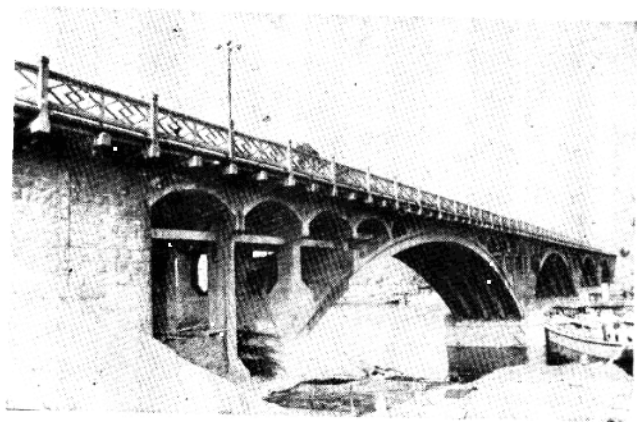
第五輯

8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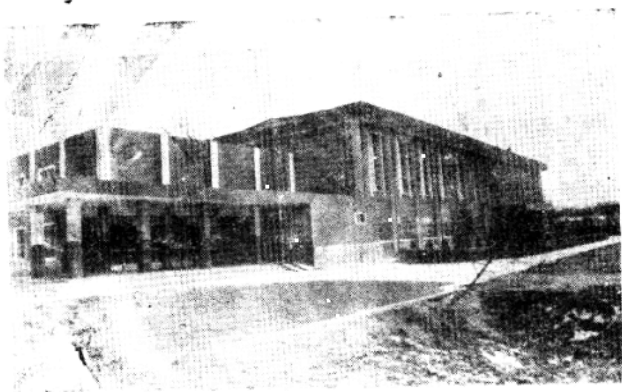
1989年建成的太和工人文化宫



太和颍河大桥



太和县广播电视大楼



1988年建成的太和汽车站

目 录

- 韩振江同志回忆录片断…………… (1)
- 太和解放战争时期组织建设、政权建设
- 和支援淮海战役……………许抱志 (20)
- 活捉匪首陈润德……………张秀生 (26)
- 太和解放战争中的片断回忆……………林守光 (28)
- 太和军鞋厂……………范荣先 (33)
- 八百里路云和月……………邱琢之 (41)
- 徐季辉先生二三事……………徐旬雨 (50)
- 南汉宸同志在太和……………徐占林 (52)
- 和颍衡同志在一起的日子里
- ……………李鹤宁回忆 邱琢之整理 (56)
- 记刘志一生平事迹……………张仲明 (59)
- 怀刘志一……………徐旬雨 (71)
- 人民英雄马思进……………刘宗德 (72)
- 忆张立治同志在阜北县活动片断……………王济高 (80)
- 李梓村先生……………张震玉 (85)
- 1939年的《太和动员导报》……………张一萍 (85)
- 1930年省督学视察太和教育情况……………刘恒春 (86)
- 解放前的县立初级中学……………李国强 吴逸民 (92)
- 对解放前太和县中的回忆……………王德中 (94)

太和县立中学的一次学潮·····	赵德宽	(98)
倪中艰苦创业的前前后后·····	段超群	(100)
在倪邱中学工作时的片断回忆·····	李叔善	(107)
在倪邱中学任教的回忆·····	韩绍诗	(109)
太和县渡口小学·····	张玉中	(111)
于登云告县长·····	曹璧光	(116)
张敬尧在太和·····	曹璧光	(118)
陈调元来太和·····	贾学海	(122)
回忆李功成在阎庄·····	阎赞卿	(124)
1946年太和各项选举概况		
·····	孙荫甫口述 徐旬雨整理	(125)
颍河航运·····	云金生	(128)
哈标熏牛肉·····	马洪章	(133)
1943年汤恩伯扒开颍堤两处的惨况		
目睹记·····	周 云	(134)
太和狮子舞和竹马灯·····	马仁杰	(136)
太和城隍庙·····	徐旬雨	(137)
太和历代兵事·····	尚荣光	(139)
刘之协有关资料选辑·····	孟昭芳等	(143)
刘之协瓮中逃脱·····		(150)
太和回族的迁入和发展·····	马仁杰	(152)
近代人物简介·····		(154)
现代人物·····		(155)
当代人物·····		(157)
坟台的来历·····	阎传忠	(159)
清泥浅的来历·····		(160)

韩振江同志回忆录（片断）

编者按：韩振江同志是我县名利乡人，就目前所知，他是我县唯一参加过长征的老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曾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职，现已离休。这里发表的是他应本刊之约，写的回忆录片断。

走上革命路

一九二三年，当时我十岁，已先后失去双亲，弟弟年幼，给了人家，我孤身一人，为了生存，四处要饭，离开太和，流落他乡。那时的大别山区，连年闹灾荒，加之兵荒马乱，穷苦百姓们不要说过好日子，就连糠菜都吃不上，我在流浪的路上，不是挨冻就是受饿，本来就瘦小的我，更是贫弱不堪了。幸亏碰上了好人——李伯伯，他收留了我，并介绍我到地主家放牛。尽管那里的生活酸苦，但能跟李伯伯在一起生活感到很满足，是他使我增长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

李伯伯，四十岁上下，生得一副好心肠，为人耿直厚道，我俩就好像有着天然缘分似的，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白天，我们一张桌上共同吃饭，夜晚，在同屋里睡觉，他把我当做亲儿子，我则把他看成亲父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记得那时的大别山区农民协会发展很快，李伯伯常晚上

出去串门，外面也常有什么王大哥、陈大姐的找他。大概这是他最初的活动吧！我在一旁看多了，听多了，觉得挺奇怪的，便问李伯伯：“为啥这么多人串门？”他见我年纪小，没将真情告诉我，只是说，穷苦人家相互串串门，暖暖心呀！当初，没听懂这话的意思，后来，渐渐地明白过来了。还记得第一次他给我讲的是农民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得与地主进行斗争，迫使他们减租减息。当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问我一个问题，地主为什么这样富，劳动的人民为什么这般穷？我被问得眨巴着眼半天答不上来，他笑了。打那以后，他给我讲的道理就更多更深了：什么穷苦人家要有饭吃，就得团结起来，革地主的命呀！革命就是打倒贪官污吏等，他说得绘声绘色，我听得简直入了迷，只觉得我突然明白了许多道理。记不得是哪天的晚上，李伯伯刚从地里收工回来，就唤我的小名，说是晚上有重要“新闻”要讲。“新闻”？准是很新鲜的事情，我寻思着。这晚，还未等他回来，我便早早恭候在床边听他讲“新闻”了。这顿晚饭不知咋的，胡乱地扒拉几口便吃完了，当他走进屋时，见我已点好灯候在床边时，二话没说忽的抱起我亲了一下嘴。当时我的心里可甜了，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第一次亲吻。接着将我放在他的腿上坐着，我也亲昵的将两只小手搭到他的肩上，我们就这样面对面的坐着。没等他先开口，我着急得又问开了，他“扑哧”一声笑开了，这一笑不打紧，可把我笑懵了，我努努嘴催他快讲，可他反而查问起我来了：“小红子，你过去有没有同人家打架？”我觉得挺怪，他不但不提“新闻”，反倒问我这个，难道这是“新闻”？我一下子抱着他的头不肯回答，他见我这般，便说：“你如果不说，我

就不讲新闻了”。这下终于敲开我的嘴，“有啊”！“是赢还是输？”他紧问道，“有输也有赢。”他又问：“如果人家手中有家伙，你两手空空能否打赢”？“这个……”，“当然难哪”！“对了，要想打赢他，同样得操起家伙”。现在“地主、贪官污吏手中有家伙，并且欺压咱们，咱们该怎么办？”“咱们也操起家伙呗，咱们不是有棍子和镐把吗”？说话间，我支起身子，做了个操“家伙”的动作，并往他肩上重重打一下，此时他不仅没有不高兴的意思，反将我搂到了怀里，他心情激动的往下说：“地主，贪官污吏如此欺侮我们，咱也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武装？”我不解的问。“‘武装’就是队伍，是由很多扛枪持刀的人组织起来的队伍，”他解释说。那天他说了很多很多，我只管听，没插话。当他讲到革命就要跟共产党走时，我觉得共产党这名词挺新鲜，就追问了一句：“共产党是什么”？“共产党就是帮助穷苦百姓闹翻身的带头人”。“您是不是共产党？我想您肯定是，我也要跟您走。”我摇晃着李伯伯的身子要他回答，可他只是一个劲的笑，却不说话。过了一会，他吩咐我说：“刚才对你说的话不许对外人讲呀”！我明白这话的份量，就点下了头。不知过了多久，灯已经灭了，可我心里却亮堂得很，好像这盏灯就在我心里亮着。至于说“新闻”，因为那时实在是不懂，所以也就没再追问下去。

打那以后，李伯伯不仅给我讲革命道理，还选我当了“小交通”。开始，只是叫我送些口信，而且路近，方圆几里地，因口信都是割牛草之便送的，不可能很远。后来逐渐送纸信了。因我年小，纸信大都缝在破衣服里，送到目的地接上头后，就将破衣服放在主人那，另换一件穿来，有时也当

面取出，这都是视情况而定。为防地主查问，在我外出送信时，李伯伯总是当“千手菩萨”，忙这忙那，既耕地又割草，工作做得很细。在地主家的一年里，我们在地主的眼皮底下，搞了很多活动。记得那个时期李伯伯、王大伯、陈大姐他们常在尖山脚下的山洞里开会，研究农协会和赤卫队的组建问题。

一九二五年中秋，“都山赤卫队”诞生了，李伯伯担任了党代表，我也成了一名小赤卫队员。那时，我只有十二岁，背枪持刀都没有我的份，我的角色是“跑差”。别看小“跑差”，作用可不小，记得都山赤卫队组建后不久的一天晚上，我们就有了一次行动：攻打罗家大院。这个姓罗的是普塘埂一带的大地主，家有民团三十多人，外号叫“罗团总”，这个“罗团总”四处搜刮民财，公愤极大。为帮人民雪恨，赤卫队决定除掉这个大恶霸。鉴于当时的装备（火枪、大刀），感到硬攻不利，于是李伯伯就派我去找王大伯，我找来了王大伯，经他们商量，决定里应外合。第三天晚上，约二更时分，赤卫队一百多人就悄悄隐藏在罗家大门的两侧，等候里面接应。梆……，一阵更声过后，更头（共产党员）回到前房，按时打开了大门，此时，我赤卫队快速冲进去，一部冲到团丁住处，一部将罗的住房团团围住，不用几枪，团丁全部缴了械，“罗团总”也被活捉了。三天后的公审大会上，给了这个“罗团总”以应有的惩处。消息传开，群众扬眉吐气，方圆几十里，男女青年纷纷要求加入赤卫队，一百多人的小队伍一下子就猛增到三、四百人，赤卫队得到了发展。

后来，我们的仗越打越多，越打越大，我也从中受到很

多锻炼。不久，我这个编外队员也成了正式队员，这都是李伯伯用战利品将我武装起来的。我最初用的是大刀，后来才换上半截子——马枪。至此，我开始感到自己不再是个小毛孩，而是一名战士了。

到了一九二七年，李伯伯的身份越来越明显，这时他才将实情告诉我，他是共产党员，而且是我党的早期党员，曾在广州农讲所受训一年，是第三期学员，他的足迹踏遍大别山区，是我党的优秀播种者。在一次战斗中，我的生活导师和老首长不幸牺牲了，他的牺牲，不仅是我党的一大损失，也是我的一大不幸，我愿借此向我最尊敬的李伯伯——我们的党代表表示深切的怀念。

在李伯伯的培养教育下，我从此踏上革命征途，开始了新的生活。

参加战斗

三〇年冬，蒋介石发动大规模的第一次“围剿”，鄂豫皖三省边区绥靖督办公署也开始调集兵力，向我根据地发动进攻。我一直跟随红军主力部队在皖西一带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第三次反“围剿”结束，正是鄂豫皖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主力红军已发展到四万五千余人。

我所在的都山赤卫队转为骆安独立团，后又扩编为独立师，最后编进红四方面军。我所在师是红四方面军第73师，我当时担任连长。在第二次反“围剿”时，我连接的第一个战役是“黄安战役”。

黄安县地处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四周绵绵群山。为寻得第二次反“围剿”的突破口，上级决定先打响黄

安之战。当时黄安守敌为赵冠英第69师两个旅四个团，配署该师指挥的第30师主力驻宋埠，第31师驻麻城，第33师驻歧亭。根据方面军首长的决定：第一步攻占外围，完成对黄安包围，接着转入第二步作战，围城打援。第三步则向黄安守敌发起总攻。这天，我连作为这次攻坚战的突击队，开始夜袭驻扎黄安县内的守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悄然无声，我们在城墙外围的土坎上，为掩护突击队同志攻入城内，架起一挺挺机枪。夜晚10时，只见第一梯队的战士们，一个个猫腰翻入墙内，此时敌人正呼呼大睡，我们神不知鬼不觉的包围了各个院子时，那些蒙在鼓里的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喊杀声吓得索索发抖，待他们清醒过来时已被一个个押入大院内。敌师长赵冠英见来势凶猛的红军战士，感到增援无望，即令部队向南突围，自己则化装成士兵从西门突围。当时被我连战士发现，便乘势猛追，最后活捉了赵冠英。我在这次战斗中第一次受伤，当然这只是小伤，子弹擦伤了大腿，血直流，但那时轻伤不下火线，除非你不能动弹。这一仗从枪响到全部消灭敌人，总共花了四个小时，未等喘息，天蒙蒙亮，我们又直奔七里坪，攻打敌“围剿”部队10师和11师。

就这样，我们与敌人周旋，犹如拉锯，攻攻退退，牵制和打击敌人，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在运动中发展壮大自己。记得当时自鄂豫皖红军创建以来，打得最大的一次胜仗，就是苏家埠战役，那次战役，历时48天，共歼敌三万余人，俘虏敌总指挥厉式鼎及五个旅长，十一个团长以下官兵两万余人，缴枪一万二千余支，各种火炮四十余门，解放了淠河以东广大地区。

当然那时的环境是相当艰苦的，尤其是第三次反“围剿”中，最艰苦的就是没有粮食吃。大家只靠干粮袋里那么些米，到后来连米都吃完了，到那去弄粮呢？根据地许多红军家属都让伪县长、伪乡长、还乡团头子杀的杀，跑的跑，断了后路，大家只能到野地里挖苦苦菜，采摘树叶充饥，可这又能抵得了多少呢？有的战士饿得昏过去。实在无法，我们只得到庄稼地里挖地主家的菜吃，可穷苦人家的菜我们一棵都不拿。当时红军的纪律是非常严的，宁可饿死，不吃老乡的一粒粮。就在这样的环境下，伤病员就更惨了，那时凡是战斗中负伤的战士，我们都想方设法转移到白区自己人那儿，或是藏在山洞里。我连有位姓张的班长，在一次战斗中腿被打断，我们便把他藏入洞内，因敌人封锁，无法弄到粮食和药品，野地里苦苦菜既作菜又当粮，每天都这么稀里糊拉的喝下肚。由于营养跟不上，张班长腿上的伤口一天比一天厉害，经常昏睡过去，我们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又没办法，我们心里都挺难受的，终于这么一天，他再也没醒过来，就这样长眠于山洞中。当时象这样不应牺牲的，不应残废的同志都牺牲都残废了，数都数不清。但尽管如此，我们的战士仍士气很高，仗是越打越多，地盘越打越大，根据地人口已达三百五十万。可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张国焘实行了错误的战略指导，致使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转移，此时，我也随主力离开了鄂豫皖根据地。

受伤以后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于一九三二年十

月十二日，在广水、卫家店车站间越过平汉路，向枣阳以南转移。最后红四方面军南渡汉水，进驻上元观地区，终于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结束西进以来的被动局面。

三四年二月，四川军阀田頌尧出动了四个旅又一个多团的兵力，向驻扎在王家坝的我217团进犯。当时，就地形说，于我十分有利，王家坝左右群峰连绵，是部队隐藏疏散的天然良地，前面又有得天独厚的高地可依托，因此我们在战术上粉碎敌人是可能的。但由于力量悬殊太大，寡不敌众，且我们进川时间还很短，根据地尚不巩固，所以我们又不得不作战略上的考虑，先撤出王家坝，收缩阵地，尔后再待机打出去。

决心下定后，部队准备往后撤，这时团长将我们连长、指导员叫了去，给了我们以掩护全团撤离的任务。根据部署，我们很快上了主阵地，我带领一排坚守在主阵地中间的突出部，准备工作刚就绪，敌人的枪弹象雨点似的降落到阵地上。敌人仰仗他们人众火力强，接二连三的向我们发起猛攻，面对疯狂的敌人，战士们义愤填膺，利用有利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第一次冲锋打退了，接着第二次、第三次都被粉碎，但后来的仗却越打越吃力，有时前后要打数个回合才能结束战斗。接近傍晚时分，敌人又发起了第六次进攻，这一次火力较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敌人一阵狂扫，紧接着就兵分数路向我阵地杀来。我一边向排里的战士做着简短动员，一边提醒大家做好充分准备，等敌人距我很近时，我一声喊，机枪、冲锋枪、步枪一起吼叫起来，一排排子弹射向敌人，一颗颗手榴弹在敌群中间开了花，眼看着敌人一排排倒下，我心里象灌了蜜一般甜，不由得使我操起机枪手手中的

枪，向着迎面的敌人猛扫过去，这下敌人也真乖，叫他直躺他不竖躺，叫他倒栽葱他不挺胸，真是过瘾！打退了正面的敌人，我把机枪还给机枪手，回转身去指挥右边的战斗，刚猫腰走出两步，冷不防左小腿象被蝎子蜇了一下似的，随后就倒了下去。不知过了多久，我醒了过来，当时我想站起来，可就是不听使唤，只要左腿稍一吃劲就酸疼难当，虚汗扑簌簌的落下来。我伸手往痛处一摸，见手上全是血，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挨了打，可竖耳一听，敌人的机枪还在发狂。为尽快解决战斗，我也顾不得这些了，咬着牙爬到一块岩石旁蹲了起来，挺起胸膛做若无其事一样指挥战斗。血仍不停地流着，很快染了一地，这一切让一旁的小王无意中发现了，他见此便惊叫起来：“连长！您受伤了！”听他一叫，我怕再次“泄密”，便赶紧转过脸去用手抵住嘴，做了个诡秘动作，示意他不要吭声。但示意间小王已跑了过来，伸手即撩我的裤脚，我执意不肯，后看他强得不行，便策略的依了。他撩开裤脚见里面血肉模糊，就埋怨起来，霎时，眼泪滚落了下来，他拉过我的右手，蹲下身子要我上他背上，而我趁他不备，顺势转过他的肩一把将他搂在怀里，心情激动的做着工作：“小王呀！这阵地是咱们团的命根子，丢不得啊！我作为指挥员决不能在这节骨眼上下去，我要对阵地负责，对全团的安全负责！请理解我”。小王深知拗不过我，便挣脱我的手跑去报告了一班长，一班长听小王一说焦急地跑过来，一边察看我的伤口，一边劝我下山。我本想不下去，后看敌人此时已经败退下去，且自己的身子也难支撑，最后被几个战士抬下山。

到了山下，我被抬到一位老乡家里包扎治疗。由于当时

流血过多，我的伤口迟迟不能愈合，后来竟然恶化了，高烧长时间不退，既吃不下饭又走不动路，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心想，自己已不行了，随大部队行动成了累赘。当时越想越酸楚。正在此时，团政治部主任洪学智同志得知我病情恶化的消息，很快便带着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在百忙中抽空看了我。他一到我的住处，就走到床边问候我的身体，并向卫生员详细了解我的病情，尔后又在我床沿坐下，问寒问暖，鼓励我要象对待敌人一样地与伤病作斗争，且要战胜它。他当初那慈祥的笑容至今使我难以忘怀。最后他赞扬说：“你是为革命负的伤，很光荣啊！”这句听起来似乎很平常的话，却使我激动了一阵，我觉得这是组织对我的最大嘉奖。当我问到当前的局势时，他告诉我，今天我们暂时的收缩是为了明天能有更多的根据地。这一点对我精神上的安慰是巨大的，它使我坚定了养好伤归队参战的信念。分手时，他还特别关照我要安心养伤，不要胡思乱想，并说到时再来看我。他走了，匆匆地走了，他不骑马又不带勤务员，而是将他（它）们都留给了我，难得流泪的我，此时却感动的哭了。打那以后，我的生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三天两头有蛋吃，还能喝上几口甜酒，时有一些米粥调剂。每次换药又都用西药水消毒，还有名中医登门为我治疗。这些反常的照顾使我不安起来，于是便问勤务员这是怎么回事？勤务员说这都是洪主任的关照，买蛋、买酒是洪主任平时节省下来的“伙食尾巴”（是部队伙食中节省下来的，一般每季度发一至二次，数量很有限，是专供干部交纳党团费和抽烟用的），中医是洪主任经过民政股与地方多方交涉后请到的，西药水是洪主任从团部卫生队领来的……。听着这一切，我似梦惊醒，禁

不住眼泪又一次夺眶而出。多好的首长啊！为了解救部下，自己竟然作出如此大的牺牲和努力，怎能叫人不感动呢？我要说：这是阶级的情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特有本色。

不久，我的伤就有了转机，两个月后完全痊愈，便随队出征了。

红色辣战斗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四方面军从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一个多月就收复田颂尧管辖下的通南巴地区二十多个县。但追击敌于通江一带时却遇上了障碍，敌人借“红色辣”与我顶起牛来了。

“红色辣”是山口名，我们从字面上可以看出，它生性很辣，其实际情况也如此。山的前部象个秃鹰的嘴，张得老大的，犹如把人一口吞掉，气势汹汹，崖间怪石磷峋，崖壁陡峭，且山顶有敌一个加强营把守，脚下又是一条百十米宽的大河拦住去路。人说自古华山一条路，可它却无路可寻，若绕道插敌“脊梁骨”，那代价将是巨大的。因山两翼有敌两个旅的重兵设防，且通往这两翼的河水既深又急，无船则无法跋涉。在这种情况下，强攻是不足取的，因此，上级命令部队先驻扎下来，一边休整，一边摸情况，研究对策。为麻痹敌人，上级要求先头部队停止与敌接火，消除紧张气氛。就这样，部队与敌对峙了半月有余。我作为先头连，却日夜对敌进行侦察，白天钻进树林，晚上沿河摸到悬崖下。凭着一副好水性，经过一个礼拜的观察和分析，我们摸清了敌情，熟悉了地形。于是发扬了战前民主（现叫军事民主），

多次召开“诸葛亮”会。记得当时讨论气氛非常热烈，大家提出“这一仗必须选在夜间进行”，而且得晴天。雨天岩石滑，不宜攀登，钩子钩在青苔上吃不住力，晴天就不一样了，青苔不仅不滑，反而能助力，这样就比较保险。真是兵多出韩信，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个比较完整的行动计划就这样应运而生。经研究，我们把计划报告了团部，团长洪梅田对此很赞赏，亲临前沿察看后就批准了。我们按上级的要求，进行了战前准备。尖刀排每人换上一双由布和稻草混杂编织的新草鞋；每人随带的枪支和手榴弹都捆绑得结结实实；人跑起来也不发响声；还每人备了一把绳子和一根一把粗的竹竿（竿上绑有铁钩）；代理工作也有了安排，战斗小组也成立了，准备工作不到一天都已就绪。晚上10点钟，部队开始行动了，先由我带领尖刀排打前仗，由于我们路途熟悉，很快便过河到了悬崖下。悬崖遇到了麻烦，我当即选一班长做开路先锋，一班长从小溪爬于山区，又会点武术，人也机灵，我们在他的引导下，一会儿登，一会儿爬，一会儿架人梯，一会儿跨沟壑，安全的摸到了敌哨兵的眼皮下。为防意外，我示意部队停止前进，随后命令一班长带两个战士迂回上去干掉哨兵。没过多久，上面传来敌哨兵的话：“谁”？“我”一口川腔。“是班长叫我来换你的。”没等对方回答，一班长一个箭步上去就活擒了敌哨兵。接着，我们快速上了崖顶，我将敌哨兵拉到一块岩石后面，问明山顶设防情况和口令后，便暂时将其捆绑起来。继而，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很快解决了山头的全部哨兵。最后，各战斗小组分别冲进敌连部和几个设防点，一阵手榴弹声便把守卫连给解决了。后续部队上来后，敌人的一个加强营也被